

【历史研究】

论中原移民对岭南文化的影响

张春雷

摘要:岭南文化作为一种最具特色的中原移民文化的特质,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深层原因和历史背景。从秦汉以来,中原地区的百姓以多种形式向岭南移民,其中,世家望族和贬谪官员移民带去的更多的是文化和思想,戍边士卒以及流放罪犯带去的更多的是技术和习惯。历朝历代的中原移民不断给岭南文化注入新鲜活力,而岭南文化则在这种移民文化中不断融合各种外来文化,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又使中原文化的印迹在岭南文化中表现明显。

关键词:中原移民;岭南文化;多元化;接触和影响

中图分类号:K20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3—0751(2013)08—0137—04

岭南地处边陲,与内地交通不便,但是每一次中原地区大规模的移民,都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发展。中原移民所带来的文化接触、文化影响,所带来的文化变迁,不是单向的输入或者输出,而是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、交流和融合。文化的变迁和融合,不仅受到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因素的制约,而且还直接受到环境、行为习惯的影响。岭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,使它自古以来就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、碰撞和积淀地。

一、中原移民与岭南文化的多元化

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,形成了一个贯通东西、南北,糅合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圈。特殊的位置,历史上不间断的中原移民的融入,形成了各个历史时期岭南文化的多元化格局。

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的交往,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。尧曾经“申命羲叔,宅南交”^①《大戴礼记·少问》也载舜也曾“南抚交趾”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:舜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。践帝位三十九年,南巡狩,崩于苍梧之野。葬于江南九疑,是为零陵”^②。这都显示早在先秦时期,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一定程度的交往。秦始皇统一之后,“使尉屠睢同

卒五十万为五军”^③,于公元前218年开始讨伐岭南,公元前214年,平定岭南,设桂林、象郡、南海三郡。为了建设岭南的需要,秦曾强令三批中原人南迁岭南。第一批是公元前214年,秦始皇“发诸尝逋亡人、赘婿、贾人略取陆梁地,为桂林、象郡、南海,以适遣戍”^④。第二批是公元前213年,“谪治狱吏不殖者,筑长城及南越地”。第三批,“尉佗知中国劳极,止王不来,使人上书,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,以为士卒衣补,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”^⑤。从这些史料记载,我们可以看出,移往岭南的不仅有军队,而且还有与越杂处的中原移民。另外,一部分士卒和这些“为士卒衣补”的中原女子婚配,还有大量不能和中原女子婚配的秦军士卒只能和越族女子通婚。^⑥随着中原移民与越人互通婚姻,友好相处,中原移民不仅增加了岭南的劳动力,同时也带去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技术,为岭南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。在早期的岭南开发中,赵佗功不可没,可谓是中原移民中的杰出代表。他在岭南担任地方官,治理岭南期间,一直努力协调汉人和越人的关系,致力于民族团结,使中原移民和当地人和睦相处,大力发展岭南经济,稳定社会秩序,同时吸收中原地区的文化。汉高祖刘邦高度肯定赵佗的功绩:

收稿日期:2013—05—20

作者简介:张春雷,男,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,文学博士(南阳 473061)。

“粤人之俗，好相攻击，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，使与百粤杂处。会天下诛秦，南海尉它（佗）居南方长治之，甚有文理，中县人以故不耗减，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，俱赖其力。”^⑦

秦末到汉初，南迁的中原人极少，岭南仍被看做是官员流放和犯人发配的边陲蛮荒之地。到汉武帝时期，才有过三次大规模的中原移民。第一次是武帝元鼎三年（公元前 112 年），武帝调集 10 万楼船水师，在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的率领下，从今连县、大庾岭破关，顺连江、浈水而下，攻陷番禺，平定南越丞相吕嘉的叛乱，收复岭南。平定岭南后，汉朝将南越地重新划分为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儋耳、珠崖九郡。南征军队对岭南的征讨和留守，又一次给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造就了机会。汉文帝元年（前 179）汉文帝曾派陆贾携带《赐南越王赵佗书》出使南越，汉越关系更加融洽和睦。武帝平定南越叛乱之后，汉代岭南与中央政权重新统一，中原地区和岭南地区的交往更加频繁。汉朝曾多次组织官办的商船队，从合浦、徐闻港出海，开辟了“海上丝绸之路”，对岭南地区的海外贸易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。中原商人的大量涌入，促使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商品交换。“中国往（岭南）商贾者多取富焉”。^⑧汉武帝时，甚至出现了“民间厌橘柚”^⑨的现象，可见当时岭南橘柚运往北方之多。西汉末年，社会动荡，战火不断。为了躲避战乱，中原一带的居民被迫迁往岭南，这是汉代第二次中原移民的高潮。南迁的中原移民，有不少是世家望族，更多的是平民百姓。东汉末年，外戚、宦官交替专权，社会动荡。到处是“万民饥流”、“百姓饥荒，更相啖食”的现象。汉灵帝中平元年（184），张角发动黄巾大起义。这次农民起义，使大批中原人迁居岭南，形成了汉代第三次移民高潮。

两汉时期中原移民的大量南迁，导致岭南地区的人口数量有了飞速的增长。这反映出两汉时期中原人口南迁的规模之大。大量南迁的中原人，无论是在发展经济和传播中原文化方面，还是在社会治理方面，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从岭南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，中原文化深入影响岭南文化，应当是从汉代开始。《资治通鉴·汉纪三十八·章帝建初八年》记载：“王莽末，交趾诸郡闭境自守。岑彭素与交趾牧邓让厚善，与让书，陈国家威德；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，班行诏命。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

登、武陵太守王堂、长沙相韩福、桂阳太守张隆、零陵太守田翕、苍梧太守杜穆、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；悉封为列侯。锡光者，汉中人，在交趾，教民夷以礼义。帝复以宛人任延为九真太守，延教民耕种嫁娶。故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。”^⑩岭南华风始于汉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两汉期间，在中原移民的影响下，岭南地区经济逐渐繁荣，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同时改变了社会风俗，兴办了学校，岭南进入了文化发展的新时期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原地区战火不断，诸王割据混战。“八王之乱”后，匈奴贵族刘氏侵入中原，占据洛阳、长安，十六国大乱。316 年西晋灭亡，东晋王朝偏安江左，以及以后的南北朝对峙，使中国北方陷入长期的战乱和分裂，中原地区民不聊生，“人多饥乏，更相鬻卖，奔迸流移，不可胜数”^⑪与中原相比，岭南则生活安定。据韶关和广州出土的晋代砖刻，有类似这样一些记载：“永嘉世，九州荒，如广州，平且康。”^⑫为了逃避战乱，中原人民纷纷迁居南方，这些移民，从黄河流域进入长江流域，其中一部分继续南渡，到达岭南。这次移民南渡持续的时间长，人数多，使汉越文化进一步融合，使岭南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，推动了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。

隋唐五代，中原移民南迁的势头逐渐减弱，已不再出现类似秦汉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规模移民现象。唐代进一步开通中原至岭南的道路，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开大庾岭通道。“初岭东废路，人苦峻极，行途黄缘，数里重林之表”，“故以载则曾不容轨，以运则负之以背”。^⑬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张九龄深感大庾岭古道崎岖难行，严重阻碍了岭南经济、社会的发展。玄宗开元四年（716）亲任开路主管，开凿新道。大庾岭新道的开辟，对整个岭南的开发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，同时对中原地区与岭南文化交流也产生了积极影响，被称为“有明一代文臣之宗”的著名学者丘濬评价说：“兹路既开，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，财货通矣，中朝之声教日逮矣，遐陋之风俗日变矣。”^⑭两宋时期之所以能出现第三次移民高潮，这条大道成为中原移民南下的主要通道。

两宋时期，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侵扰，战争连续不断，加上统治阶级的极端腐败，中原地区广大平民被饿死、淹死和被迫流徙逃难者，不计其数。北宋末年，方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北宋王朝血腥镇压，据《青溪寇轨》记载，宋军杀起

义军百余万,屠杀平民不下两百万。在这种黑暗、动荡、腐朽的社会背景下,岭南地区的稳定,吸引了大量中原移民的涌入。据《太平寰宇记》和《元丰九域志》中北宋前期从太宗太平兴国到神宗元丰的100多年间,岭南新置几个州人口就有大幅度的增长。两宋期间,中原的移民陆续不断地迁往岭南,规模之大、人数之多、持续时间之长,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,据《元丰九域志》记载,北宋元丰年间,潮州有74682户,到了南宋理宗端平年间,潮州人户增至135998户。^⑤较元丰时增长了将近一倍。其他诸州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。

明清时期,由于岭南经过历次的移民,已经基本实现了封建化的进程,完全纳入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,也不再是一块避难的净土。明清时期虽然中原地区战争不断,岭南地区的人民也同样遭受地方官吏的层层盘剥,纷纷揭竿而起。这种情况下,逃亡到岭南的中原移民,规模不大,对岭南文化的影响也远远不如前几次。

二、历代中原移民的多元化构成

历代中原移民的涌入,逐渐形成了岭南文化的包容性和积淀性,中原移民的多元化构成,也形成了岭南文化的多元性。历代移民岭南的中原人,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:

1. 中原平民和“衣冠望族”的南迁。秦汉之后,南迁的中原移民中,为了躲避战乱,迁徙的平民占绝大多数。但是两汉以后南迁的衣冠望族,在传播中原先进技术和中原文化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如沛国人桓晔,出自儒学世家,汉献帝时为躲避战乱,遂迁移客居交趾,“越人化其节,至闾里不争讼”^⑥。王莽时鲁国汶阳士氏移居苍梧广信县,桓帝时颍川唐氏迁居桂阳县,这些都是当时的望族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为躲避战乱,迁居岭南的世家望族大大增加。明嘉靖《广东通志》说:“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,中国之人,避地者多入岭表。”“东晋南朝,衣冠望族向南而迁,占籍各郡。”^⑦“闽粤遐阻,僻在一隅,永嘉之后,帝室东迁,衣冠避难,多所萃止。”^⑧这些世族,是魏晋以来形成的上层贵族阶层的士族地主,其中有些是两晋统治集团的成员。他们在战祸中,不仅无法维持名门世家的地位,而且随时有杀身之祸,因而不得已举家南迁,落籍岭南。广东兴宁县《温氏族谱》记载:“我族发源于山西、河

南,子孙繁衍。”“逮东晋五胡乱华,怀愍帝为刘渊所掠。”嘉应《刘氏族谱》说:“先主次子永公,初封鲁王。”“自五胡乱华,永嘉沦覆,晋祚播迁,衣冠南徙。永公之裔,迹迁屋于江南。”赖际熙所纂《崇正同人族谱》卓氏:“晋五胡之乱,中原望族,相率南奔,粤有卓祗氏,为建安刺史,后因家焉。”南海九江《朱氏家谱》:“过江则为侨姓,王(琅琊)、谢(陈郡)、袁(汝南)、萧(河南)为大,皆永嘉之乱南迁。”^⑨黄榆《双槐岁抄》:“自汉永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,中国之人,避地者多入岭表,子孙往往家焉,其流风遗韵,衣冠习气,熏陶渐深,故习渐变,庶几中州。”^⑩

南迁的中原世家王族,在岭南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中,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。他们开办学校,传播中原文化,为岭南文化多样化的形成及岭南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2. 实边移民,这是秦汉时移民的最主要方式。秦汉时期,在平定岭南之后,伴随着军事行动的胜利,往往会有大批移民跟随部队进入新占领的地区戍守,以巩固新占领地区。《汉书南越传》:“秦并天下,略定扬粤,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,以适徙民与粤杂处。”“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,使与百粤杂处。”^⑪《史记正义》徐广注:“五十万人守五岭。”这些先后迁居岭南的中原人,愿意居留当地,为中原文化在当地的传播作出了贡献。

3. 军事移民,这是秦汉移民的一个重要方式。秦始皇对岭南采取军事行动,前后用兵达五十万以上。这些士卒除去阵亡、病死及以后返回中原者外,其余大部分都留驻于岭南,镇守郡治、关隘等政治中心及军事要地。汉武帝时期平定南越国吕嘉叛乱,调集了10余万的军队,汉军南征之后,也有大批汉军留守岭南。

4. 流放的罪犯、贾人、贬斥官员。秦始皇三十三年,“发诸尝捕亡人、赘婿、贾人略取陆梁地,为桂林、象郡、南海,以适遣戍”。“三十四年,谪治狱吏不直者,筑长城及南越地。”^⑫汉代也沿用这种方法,如汉哀帝时关内侯张由、汉平帝时中山王后卫氏等人,都是被强迁合浦。也有一些罪犯流放到岭南,这些罪犯中不少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,他们在传播语言和礼仪方面起了很大作用。^⑬与中原移民密切相关的,还有历代的中原谪官。自三国以后,流放岭南的谪官不胜枚举,著名学者如三国吴经学家虞翻因触犯孙权而被流放岭南,唐李邕被贬钦州,韩愈贬

连州、潮州,刘禹锡贬连州,牛僧儒贬循州,李德裕贬潮州、崖州;宋寇准贬雷州、秦观贬雷州,苏轼贬惠州、琼州,苏辙贬雷州,李纲迁雷州等等。这些被贬的文人,在岭南的时间,或则数年,或则十数二十年,或则终老岭南。他们中间有的讲学、有的授徒,有的从事述作,其思想对岭南的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三、多元化岭南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印迹

由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,岭南环境里生长的中原文化,并没有与中原地区文化采取相同的轨迹。中原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,而岭南文化则较多地保存了中原文化传入时的面目,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语言,如粤语、海南语、潮汕语等语言中,至今仍然保留了大量的中原古音。另外一些词汇也能说明这个问题,比如今天北方方言里称一日三餐为:吃早饭、吃午饭、吃晚饭;而岭南很多地方则称为:食朝、食昼、食夜。显然岭南文化里保留的更为文雅,“食朝”一词,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,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:“余姑剪灭此而朝食”。另外农业生产工具也保留了很多古代汉语的称谓,如锄头,岭南很多地区称作“耷头”,《说文·金部》:“耷,大锄也。”可见,这是保留了中原地区汉代的称呼。

多元化的岭南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印迹,也可以从大量的出土文物中得到证明,如广州南越文王墓发现的陶器上,均刻有“文帝九年乐府工造”等字,绘制有“文帝行玺”等金、玉印 19 枚。可见,秦汉时期,中原地区的文字已经在岭南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使用,这在一定程度都促使了岭南地区的文化发展。又据合浦县博物馆馆长王伟昭撰写的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合浦汉墓群及其出土文物略述》等文章介绍,合浦汉墓群“是我国沿海地带现存最大的汉墓群”。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,经清理和发掘的汉墓已近千座,出土各类文物逾万件。

岭南地区的一些节日习俗,也同中原文化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,如“花朝节”。“花朝”在古代中原地区是一个重要的纪念百花生日的民间传统节日,

又称为“花神节”。它主要是为了祈求“人丁兴旺”,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原地区的传统节日,由于种种原因,“花朝”在今天的中原地区已经难觅踪影了,仅保留在河南固始、光山一带,但是随着中原移民大量涌入岭南地区,这个节日却完整地保留在岭南地区,以闽、浙、台等一些地区以及广西龙州、宁明等地区。由于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融合、碰撞和积淀,形成了多元化的岭南文化。多元化的岭南文化中,保留了较为浓郁、完整的汉族传统文化,岭南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印迹,可谓比比皆是,比如民居、服饰、丧葬、婚姻、祭祀、宗族、族谱、节日、语言、文化、艺术等方面。

中原移民和岭南文化的多元化格局、中原移民的多元化以及岭南文化的开放性,促使了岭南文化中多元文化的并存、碰撞、融合和发展,而岭南文化中多元文化的积累和沉淀,又使岭南文化中承载了中原文化深深的历史印迹和记忆,为中华民族、为人类社会保留了一笔珍贵、绚烂、瑰丽的文化遗产。

注释

- ①王世舜译注《尚书译注》,中华书局,2012年,第7页。②司马迁: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,2009年。③赣州地区志编纂委办编(同治戊辰重镌)《南安府志》《南安府志补正》,赣州印刷厂承印,1987年。④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,中华书局,2009年。⑤《史记·淮南衡山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09年。⑥⑦何成轩:《儒学南传史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年,第253页。⑧《汉书·高帝纪第一》,中华书局,1975年。⑨《汉书·地理志》,中华书局,1975年。⑩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,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1993年,第400页。⑪《晋书·食货志》,中华书局,1975年。⑫阮元主修《广东通志·金石略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2011年,及广东省博物馆的陈列。⑬张九龄:《开凿大庾岭路序》,《张九龄诗文选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4年。⑭丘濬:《广文献公开大庾岭路碑阴记》,屈大均辑,陈广恩点校《广东文选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2008年。⑮《永乐大典·潮州府》,马蓉等点校《永乐大典方志辑佚》,中华书局,2004年。⑯范晔:《后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75年。⑰陈昌齐等撰《广东通志》卷九二,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,1968年。⑱马端临:《文献通考·輿地考》,中华书局,1986年。⑲刘沛林:《古村落:和谐的人聚空间》,三联书店,1997年。⑳黄瑜:《双槐岁抄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年。㉑《汉书·高帝纪》,中华书局,1975年。㉒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,中华书局,2009年。

责任编辑:王 轲